

文法英著 吳集 印

花明絮未飛 景

照影立斜暉

山人 題 印

歷代書畫錄續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燕來 選編

歷代書畫錄續編

第六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壯陶閣書畫錄

冊
一

狂 陶 閣
書 畫 錄

丁丑季秋之月

北袖王禔題



壯陶閣書畫錄 一名龍珠寶藏

序

癸丑春予主皖高等學校時霍邱裴君伯謙參帥府戎幕因得相見談藝甚驩君淹雅精鑒別其藏弄古書畫卷軸自晉唐宋元以訖近世諸家數以百十計皆見前人著錄流傳有緒其所以得多如此者以咸豐時圓明園被夷禍粵匪起東南禍尤烈光緒時有拳禍上自天府琳瑯故家舊物皆頗散出君生際其時又遊處高明少隨宦江蘇洎登第留京朝旋改宦粵皆大都會人文之所萃也物聚所好亦會有天幸往往得名蹟嘗摹刻古名家書數十卷世所稱壯陶閣帖也今年夏復遇之於京師君將集寫所藏書畫諸題跋爲壯陶閣書畫錄屬予弁言予維吾皖文物

盛美爲海內所推久矣古大儒名臣外經學文章藝術各自名家獨以收藏著稱者罕今君書出視孫北海高江村輩所錄且倍蓰焉其亦足以補先輩之遺而津逮後學矣乎然予謂此於君抑末也始君有幹略出爲大縣高自標持當是時粵中大府以勳臣子驟起爲督厲威稜喜怒無恆操尤惡君文儒敢抗己誣奏君必欲置之死求君毫毛罪不得則遣戍極邊君夷然就道歌吟笑呼評隲今古著河海崑崙錄十數萬言讀其言平恕近理知爲君子人也而前總督誣奏君者時移勢易至失所據依爲天下笑君乃不憤於前不忻於後託身幕府屢膺薦牘非仕非隱每高朋宴集出斷爛紙墨交訂互賞一如曩時其意量抑何遠耶當其得意幾不知朝市之已屢更豈非鏤

古者深則其人世之榮辱虧成夷險憎愛眇然若籜葉之隕吾前曾不足當其一眄也况夫斷爛紙墨無與吾身者哉雖然是編也君平生精力所嘗竭也要之亦其寄焉者爾乙卯夏桐城馬其昶敘於京邸作者胸襟與吾伯謙同年皆有神契冥合故發之爲文一唱三嘆高妙夔絕有絃外之音樹柎拜讀中段高情遠韻超邁無倫入後尤愈唱愈高俯仰淋漓將作者身世之感及其篤學嗜古遺世外物之孤衷不覺一一傾倒而出渾淪樸茂醞釀無窮古今之至文也叔節拜讀

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就其集錄書畫言之而生平行詣賅括略盡吾皖文物盛美一段極爲雅覈以後特起波瀾抑揚跌宕文

情甚美文法甚奇以視望谿惜抱空靈宏肆多矣此
通伯生平夔絕之作亦吾伯謙丈懷抱岸異有以激
發之也胡璧城拜讀

福崑崙錄出海內索觀贈言者多矣唯先生平恕近
理四字感深知己凡能辦天下大事者其言必平恕
陸忠宣蘇文忠奏議類如此福何敢望癸亥八月謹
註

自序

朱竹垞跋石淙碑謂葉井叔知登封縣撰嵩陽石刻志刪去碑內詩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誠博學好古之筌言也李唐以降金石書畫記錄漸盛褚登善張彥遠張懷瓘黃伯思歐陽文忠米元章輩所著尙矣自高氏江村銷夏吳氏辛丑銷夏諸書度量尺寸備載書畫原文之例起後有作者每踵而效之俾好古之士按圖索驥前人所未有也惜不事攷稽略等鈔胥讀者或以啞錄譏之予此書大抵撮集一家所藏錦繡玉璣出之篋笥登諸明窗大凡一千七百餘年之蹟得以從容究論有已見前人著錄傳刻者取墨跡字句異同互相勘校卽藉以徵求事實判斷真贋令閱者了然心目似與傳聲攝影有虛實難易之

別而近代聞人詩文遺逸湮沒者亦燦然復顯於世
其有關中原文獻朝章國故暨孤忠大節手澤之所
僅存雖單詞隻字必以球圖視之此則小子志事之
所寄非第重其書畫已也大丈夫得志於時出入將
相焜耀旗常天子側席四夷稽首其氣不可一世詎
轉盼間烟消電滅欲與枯槁寒餓之士爭殘牋斷墨
蛛絲鼠跡之存亡而不可得然則人生天地間其所
以得失輕重顯晦之故當知所從事矣他如秦篆漢
隸唐碑黃庭蘭亭諸宋本傳世既罕亦臨池家所重
爰擇家藏尤精者錄其題識與書畫並存庶免竹垞
闕漏之憾焉當咸同之際東南陸沉清淮間故家秘
笈多散出先通州府君收購頗勤亦時獲名跡嘗戒
小子曰袁簡齋論詩專重性靈不過詩之一隅爾好

書畫宜從性靈入知人論世卽此是學今纂集此錄
仍遵先訓計始於戊午四月吾弟仲若博學嗜古每
多商榷庚申七月弟觀化蚌山又三年癸亥六月是
錄告成東望具區江波浩渺海雲變滅吾弟鳳墩墓
田宿草如繡矣東坡云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何論於
人更何論於耳目玩好譬之雲烟過眼有以夫甲子
七月朔裴景福識於耕善莊時年七十又一

珍做宋版印

葉序

金子才文編訂裴伯謙氏壯陶閣書畫錄而付之印
既成督恭綽爲敘蓋距裴氏之沒已十一載矣恭綽
曰清季宦吾粵號能吏而有書畫金石之癖者凡四
人曰巴陵方柳橋功惠曰仁和王子展存善曰華陽
王雪丞秉恩曰霍邱裴伯謙景福四人者皆以敏幹
爲當局倚重其力足以吸致諸珍秘會其時潘氏海
山仙館孔氏嶽雪樓伍氏粵雅堂葉氏風滿樓吳氏
筠清館諸藏物陸續散出遂強半歸于四家故謂此
四家者爲吾粵近數百載藏珍之匯可也時會變遷
不及三十年此四家之藏復又陸續散出今惟仁和
王氏尙保有幾許餘已強半易主方氏之書更無一
存世間尤物非可私據蓋顯白如此執著之士方窮

盡氣力以圖玩好之永爲己有其可笑歎豈止如歐陽永叔所述者乎抑藏家方盛時極巧偷豪奪之能日謀增益所有往往不暇有所紀載其旣也輾轉四散數傳之後有不復能辨曾爲某氏所藏者夫始也貪取如彼而繼也淪落如此盛衰倚伏之理多藏厚亡之道姑不深論抑藏家之自爲計卽亦太拙矣夫明知形壽之有盡子孫之未必可恃珍物之聚必有散乃勞苦畢生而不能及身有所紀載使物散以後令人猶得按籍而稽以留殘影且供後賢之研索于初心豈不大相刺謬此其故正坐不能打穿後壁自欺因以自誤誠智者所不爲而達者所深爲竊笑者矣上述四家之中二王一方所藏皆無編目此其故不必盡如吾之所言然物一散不可復聚今日求一

藏目不可得斯誠不能不謂之可惜獨裴氏書畫生前曾自編目哀然成集可稱幸事第及身迄未付印遺稿幾飽蟬蠹雖有殆等于無微金君之力其存否傳否均尚在不可知之數也金君此舉不徒克盡親友之誼且使吾粵近數百載藏物之曾歸裴氏者藉是而爲之籍其有關吾粵之文獻者甚大故樂敘其凡亦竊願與世之言藝術與鑑藏者一揚權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番禺葉恭綽